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九至三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械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孫玉庭

謄録監生臣龔燧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九

宋　魏了翁　撰

成公十六年至十八年

一楚壓晉吳敗楚皆乘晦忌

日為陽精月為陰精兵尚殺害陰之道也行兵貴月盛之時晦是月終陰之盡也故兵家以晦為忌不用晦日陳兵也昭二十三年七月戊辰晦吳敗楚師于雞父吳

犯兵忌而戰勝者杜云違兵忌晦戰擊楚所不意彼知楚有可敗之機晦是兵家所忌原楚之情必以吳為不動故以晦日掩之擊楚不備故也

二巢車謂車上為櫓

轈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櫓澤中守草樓也是巢與櫓俱是樓之别名

三御者在中故下而聽誓惟左右

兵車惟元帥在中御者在左也其餘將帥皆御者在中

將帥在左也左右執兵而下惟御者時車不下耳

四　遇復卦不變為國蹙王傷之占

其筮六爻無變者故言其所遇之卦而已既不用周易而別為之辭葢卜筮之書更有此類筮者據而言耳服虔以為陽氣觸地射出為射之象杜以陽氣激南為飛矢之象二者無所依凴各以意說得失終於無驗是非無以可明今以杜言離為諸侯者案禮器云大明生於東君西酌犧象鄭玄云象日出東方而西行也詩邶柏

舟鄭箋云日君象也說卦離為日故為諸侯

五 欒書將載晉侯其子鍼曰書退

國有至專之正義曰言國有元帥之大任何得專意廢之而為御也曲禮曰父前子名君前臣名鄭玄云對至尊無大小皆相名以君至尊為在君前故子名其父

六 遺人以弓謂之問

遺人以物謂之為問問絃多以琴問子夏以弓論語云問人於他邦皆是也

七 韎韋之跗注若袴而屬於跗

鄭玄詩注云韎茅蒐染也韎聲也韋昭云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茅蒐即今之蒨草也賈逵云一染曰韎釋器云一染謂之縓謂一入赤為淺赤色也跗注兵戎之服自要以下而注於脚跗謂屬袴於下與跗相連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鄭玄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鄭以跗當為幅謂裁韋若布帛之幅相縫屬鄭言以為衣裳則衣

裳不連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鄭玄云其服葢韎布以為衣而素裳鄭以彼非戎事當為素裳明衣裳不連跗注言連者謂要脚連耳

八　在軍均服郤至獨以韎韋見識

在軍之服其色皆同所謂均服振振上下同色郤至與衆同服所以獨見識者禮法雖有此服軍士未必盡然郤至服必鮮華故楚王偏識之

九　肅拜但俯下手若後世揖

周禮太祝辨九拜九曰肅拜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說文云撎舉手下手也其勢如今揖之小別晉宋儀注貴人待賤人賤人拜貴人撎

十 諜軍中反間晉時謂之細作人

說文云諜軍中反間也兵書有反間之法謂詐為敵國之人入其軍中伺候間隙以反告已軍今謂之細作人也此郤令諜迎鄭伯則非一人細作於時鄭伯退走故杜以為輕兵單進繞鄭伯之前逆距鄭伯使鄭伯前視

輕兵不復顧後得自後登其車以執之也鄭軍亂走輕兵獨出其間亦諜之類故翰胡得以諜言之

十一 軍吏各建旌旗

周禮中秋教治兵辨旗物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鄭玄云軍吏諸軍帥也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子重為將自然當建熊虎之旗

十二 傳言子反醉與吕氏春秋異

注穀陽子反内豎正義曰鄭玄云豎未冠者之名故杜

以為内豎也案呂氏春秋云荆共王與晉厲公戰于鄢陵荆師敗共王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酒而進之子反曰却酒也豎陽穀曰非酒也子反曰却酒也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絶於口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遂罷師去之斬司

馬子反以為戮與此不同者傳依簡牘本紀彼采傳聞異辭所說既殊其文亦異

十三 篡弒之君既列於會則不復討

諸侯廢立當由天子但春秋之世王政不行若篡弒而立則侯伯既列於會便是已成為君臣人不得殺之鄰國不得復討往年為戚之會主為討曹但晉侯既列於會盟畢乃始執之故曹人以為無罪也宣元年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齊非侯伯而得公位定者縱非侯伯乃是

强鄰既得與會即為黨援晉若討魯齊必救之於是晉國竟不伐魯是由會齊而公位遂定也

十四 諸侯歸國名不名皆從告

諸侯不生名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是諸侯稱名者是罪責之事彼告者亦量其事之善否惡之則以名告故釋例曰蔡侯般弑父自立楚子欲顯行刑誅以章伯業誘而殺之蔡人深怨故稱名以告春秋從而書之是告者謂其有罪則稱名以告謂其無罪則告不以名此曹

人訴君無罪晉侯從而釋之言其無罪而歸故晉人不以名告下云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是晉人告其歸也

十五　國語稱郤至語與此異故或疑國語非丘明作周語稱郤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桓公以告單襄公非郤至自與襄公語也襄公論郤至將死咎召桓公語耳非語諸大夫也其文與此小異其意與此大同周語詳而此傳略先賢或以為國語非丘明所作為其或有與

傳不同故也騶稱其伐謂數數自伐其功周語説郤至自伐之言多矣其辭不可具載

十六 郤至稱伐越次欲求晉政

周語曰郤至自稱已有大功欲求晉國之政召桓公謂之曰吾子則賢矣晉國之舉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至謂召桓公曰何次之有先大夫荀伯下軍之佐以為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為政今欒伯自下軍往是三子也吾又過之無不及也若佐新軍而以之為政

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掩上功

十七 九月用郊從史文公穀謂用者不宜用

十七年注九月至史文正義曰傳例啓蟄而郊今九月郊祀是非禮明矣公羊傳曰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傳曰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葢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賈逵以二傳為說諸書用者不宜用也釋例曰辛丑用郊文異而丘明不發傳因時史之辭非聖賢意也若不言用則

事叙不明所謂辭窮非聖人故造此用以示義也

十八　范文子叔孫昭子皆祈死而死

劉炫以為士燮及昭子之卒適與死會非自殺今知非者以傳云使祝宗祈死又云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是其欲死之意叔孫昭子心懷憂懼亦與此同身皆並卒故知自裁若其二人之卒適與死會春秋之内惟有兩人願死何得自死皆與相當故杜斟酌傳文以為自殺劉以為偶然而死以規杜失非也何休膏肓以為人

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未聞死可祈也故杜以為因禱自裁也傳記此事者欲見厲公無道賢臣憂懼

十九　聲伯夢食瓊瑰為含象

瓊是玉之美者廣雅云玫瑰珠也呂靖韻集云玫瑰火齊珠也含者或用玉或用珠故夢食珠玉為含象也詩毛傳云瓊瑰石而次玉禮緯天子含用珠諸侯用玉大夫用碧此聲伯得有瓊瑰者案周禮天子含用玉則禮

緯之文未可全依或可珠玉兼有故釋例云珠玉曰含

二十悼公周晉襄公曽孫

晉世家云悼公周者其先祖父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為桓叔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是周為襄公曽孫也

二十一 三郤謀於榭榭為講武堂

楚語云榭不過講軍實焉是榭為講武堂傳言將謀於榭似乃未至榭猶在塗也下云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

位所坐之處則已至榭矣

二十二　殺三郤殺胥童並為國詩

厲公以私欲殺三郤則三郤無罪經應直云晉殺其大夫不應稱名也又胥童為欒書中行偃所殺乃直是兩下相殺今經書二者並為國討之文故傳解之言民不與郤氏郤氏有罪也劉炫云杜言三郤不以無罪書正謂不書盜書盜即無罪杜又云郤氏失民胥童道亂

二十三　晉侯爵葬車七乘今厲公以一乘

周禮大行人上公貳車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謂生時副貳之車也其送葬亦當如之今惟一乘是不以君禮葬也以晉是侯爵故指言侯禮七乘耳諸侯各依命數不是皆七乘也襄二十五年傳齊人葬莊公下車七乘杜以特言七乘明七非舊制故彼注云齊舊依上公禮九乘以齊嘗為侯伯因而用九九非侯之正法故此以正言之

二十四 士華免大夫而為士官掌刑

以華免為大夫則士者為士官也士官掌刑故使殺國佐也於夫人之宮有朝羣妾之處故云內宮之朝益齊侯召入與語而殺之

二十五 內宮之朝夫人宮有朝羣妾處闕

二十六 為君當服斬杜謂厲公弒絕無喪制

辛巳距乙酉五日先定所修之政待朔旦而後施之故五日也晉語云正月乙酉公即位孔晁云二月即位言正月者記者誤也厲公被殺而嗣絕故悼公自外而入

即位之日即命百官施布政教與居喪即位其禮不同

釋例曰厲公見殺悼公自外紹立本非君臣無喪制也若然禮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鄭玄云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為親不敢以輕服服之言諸侯者明雖在異國猶來為三年也計厲是文公之曾孫悼是文公之玄孫有緦麻之親法當服斬而云無喪制者悼之父祖去晉適周與本親隔絕無往來恩義厲既見殺悼即被迎迎之以為晉君即與厲公體敵且葬厲公

以車一乘國内尚不以為君不可責悼公服斬也縱使當為之斬絶而別立亦非嗣矣

二十七 晉用四卿其父祖皆有勞

晉語云使吕宣子佐下軍曰邲之役吕錡佐知莊子於下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其子鄢陵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不可不崇也使彘共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文子勤身以定諸侯二子之德其可忘

乎故以趙李屛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退秦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于景鍾至于今不忘其子不可不興也彼言吕宣子魏相也趙共子士魴也令狐文子魏頡也又曰吕宣子卒公以趙文子能恤大事使佐下軍趙武父祖功名顯著故不復序之是四人父祖皆有勞於晉國

二十八　擇悼惠文敏果敢愼靖爲公族大夫

晉語云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

也果敢無忌慎靖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慎靖者修之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也公族大夫職掌教誨故使訓卿之子弟令之共儉孝弟也晉語云韓獻子老使公族穆子受事于朝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弗能死孔晁云備公族大夫則韓無忌先為公族大夫今言使為之者悼公始命百官更改新授之

二十九　用孤卿御右四人皆公知其能

晉語曰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為大傅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為司空知欒糾之能御以和於正也使為戎御知荀賓之有功力而不暴也使為戎右是四人者皆公知其能而使之耳范武子為大傅孤也士蔿為司空卿也皆前世能者其法可遵故使二大夫居其官而修其法也二人皆是大夫非孤卿也

三十 晉作三行無多年中行右行皆為事

僖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三十一年即罷之以為五軍其置三行無多年歲彼云屠擊將右行未知此人即屠擊之子孫也為是其祖代屠擊也正以荀林父將中行遂以中行為氏故謂此人之先將右行因以為氏耳

三十一　周校人不屬大御此傳諸侯法或新法

校正當周禮校人校人掌王馬之政襄九年傳曰命校正出馬知是主馬之官也周禮校人不屬大御此葢諸侯兼官或是悼公新法此傳所言諸官皆不得與周禮

同也

三十二　校人主養馬此校正乃助訓御

此訓諸御謂諸是御車之人設令國有十乘乘有一御皆令此官教之戎士尚節義故訓之使知義如羊斟之徒是不知義也周禮校人主養馬耳不知御事此言校正屬馬乃云訓御葢令校正助御戎訓御

三十三　車右訓勇士共時使

所訓勇力之士皆謂為車右者也設令國有千乘乘有

一右總使此官訓之勇力之士失於强暴如魏犨之徒不順上命故訓之使共時之使不犯法也

三十四 國語晉軍官名與此少異

晉語云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為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為元侯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為輿尉知籍偃之惇帥舊職而恭儉也使為輿司馬知程鄭為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

為贊僕晉語皆稱其才而用之善公之知人也言元尉元司馬元候者此皆中軍之官元大也中軍尊故稱大也輿尉輿司馬者皆上軍官也輿衆也官與諸軍同故稱衆也從車者為卒在車者為乘使此中軍與上軍軍尉司馬各教其軍之士卒使相親以聽在上之命

三十五　乘馬御訓羣騶使之禮

周禮掌駕之官無名騶者襄二十三年傳稱豐點為孟氏之御騶則騶亦御之類月令季秋天子乃教田獵命

僕夫七騶咸駕載旌旐則騶是主駕之官也鄭玄云七騶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說者也周禮趣馬下士掌駕說之頒是騶為主駕之官駕車以共御者程鄭為乘馬御御之貴者故今掌駕之官亦屬之校人職云良馬三乘為皁皁一趣馬趣馬下士三皁為繫繫一馭夫馭夫中士六繫為廄廄一僕夫僕夫上士天子十有二閑邦國六閑鄭玄云每廄為一閑閑有二百一十六匹如彼計之每廄有趣馬十八人六閑之騶有一百八人皆屬程

鄭而使總領之也戎車貴強力乘車尚禮容故訓羣騶使知禮令教馬進退使合禮法也

三十六　卿總羣職公族大夫以下各主一事

晉立六卿卿下各有統領羣官非一凡六官之在民上為長者皆是有德有能之人是民所褒譽者也使魏相以下至程鄭為乘馬御以上凡有八條之官魏相等為卿一也荀家等為公族大夫二也士渥濁為大傅三也右行辛為司空四也弁糾為御戎五也荀賓為右六也

祁奚為中軍尉至籍偃為司馬七也程鄭為乘馬御八也自公族大夫以下七條各云使為某事而卿下不云使者以卿總攝羣職非偏主一事故也公族大傅司空不云某官屬焉者以其當官自主更無餘官來屬其祁奚為中軍尉及羊舌職張老魏絳鐸遏寇籍偃雖是數官總為一條使訓卒乘親以聽命

三十七 大國三卿晉有四軍八卿

大國三卿是正法當時晉置六卿為三軍之將佐皆是

帥也於是晉又更置新軍凡有四軍八卿但新軍或置或廢故傳不數之耳

三十八 鄭玄何休各言五霸霸無定限

霸者把也把持王政鄭玄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夏有昆吾商有豕韋大彭周有齊桓晉文此最強者也故書傳通謂彼五人為五霸耳但霸是強國為之天子既衰諸侯無主若有強者即營霸業其數無定限也而何休以霸不過五不許悼公為霸以鄉曲之學足以忿人

傳稱文襄之霸襄承文後紹繼其業以後漸弱至悼乃强故云復霸

三十九 曰入曰復歸曰歸曰復入例

釋例曰凡去其國者通謂君臣及公子母弟也國逆而立之本無位則稱入本有位則稱復歸齊小白入于齊無位也衛侯鄭復歸于衛復其位也諸侯納之有位無位皆曰歸衛孫林父蔡季是也身為戎首則曰復入晉欒盈是也此所以明外内之援辨逆順之辭故經正魚

石衛衎以表儁制傳稱凡例總而明之也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宜稱入善其得衆公子友忠於社稷國人所思焉故閔公為落姑之盟以復之夫衛公子晉絶位而在邢魯之季子勢弱而出奔咸得民望享國有家是以聖人貴之殊其文也莊六年五國諸侯犯逆王命以納衛朔大其事故字王人謂之子突朔懼有違衆之犯而以國逆告華元實國逆欲挾晉以自助故以外納赴春秋從而書之以示二子之情也韓魏有耦國之强陳蔡有

復國之端故晉趙鞅楚公子比皆稱歸從諸侯納之例言非晉楚之所能制也侯獳愛君以請故曹伯有國逆之辭許始復國故許叔有國逆之文此皆時史因周典以起時事之情也傳例稱諸侯納之曰歸今檢經諸稱納者皆有興師見納之事不須例而自明故但言納而不復言歸也衛侯鄭曹伯負芻皆見執在周晉魯請而復之鄭書歸于衛負芻稱歸自京師所發事同而文異者例意本在於歸不以他文為義也賈氏又以為諸歸

國稱所自之國所自之國有力也案楚公子比去晉而不返是無援於外而經書自晉陳侯吳蔡侯廬皆平王所封可謂有力而不言自楚此皆明證

四十 塞夷庚謂斷吳晉要道

夷平也詩序云由庚萬物得由其道是以庚為道也此云以塞夷庚下云而懼吳晉知謂塞吳晉往來之要道也吳晉往來路由彭城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欲以斷絕吳晉往來

四十一 魯君薨葬順制者惟成公

自此以前莊宣薨于路寢桓莊僖文宣皆書葬矣今於此公薨之下言道也於葬之下言書順也獨發傳者隱桓閔皆為人所殺僖公薨于小寢文公薨于臺下皆其薨不得道也莊宣雖薨于路寢莊則子般見殺宣則歸父出奔家國不安非是得道順禮得道順禮惟成公耳故傳於此發之釋例曰魯君薨葬多不順制惟成公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傳見莊之緩

舉成書順以包之是也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要義卷三十

宋 魏了翁 撰

襄公元年至四年上

一王崩而傳釋朝聘為禮以崩赴未至

注辛酉九月十五日正義曰顯言此日者欲明下冬聘是十月之初為王崩日近赴人未至故也禮記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天

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是王崩當廢禮也今傳釋此朝聘皆云禮也知此冬〻者是十月之初崩赴未至由其俱未聞喪故得以吉行禮而傳善之

二 彭城非宋地書圍宋彭城

公羊傳曰宋華元曷為與諸侯圍宋彭城為宋誅也其為宋誅柰何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成十八年傳曰楚伐彭城納魚石焉以三百乘戍之

而還西鉏吾曰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不言取為楚邑

而云披地長姦是左氏之意亦為楚以彭城封魚石為

國夫子追繫於宋乃有二意於是為宋討魚石宜繫於

宋且又不成此為叛人使得取君之邑

三

謂之宋志鄭志取二國本志

雖實非宋地而繫之於宋成宋人之志也夫子修春秋

而傳於此二條特言謂之宋志謂之鄭志者夫子所修

春秋或褒或貶皆是夫子之志非取國人之志此宋志

鄭志者以其雖是夫子所修還取二國本志故也案下十年戊鄭虎牢傳云非鄭地也言將歸焉杜云繫之于鄭以見晉志即此類也於此二事傳例已明故彼不云謂之晉志也

四

鄭不車戰故云徒兵

步行謂之徒行故步兵謂之徒兵也隱四年傳云敗鄭徒兵注云時鄭不車戰則此亦然也

五

虎牢屬晉不繫晉十年乃繫鄭

虎牢是鄭舊邑此時屬晉而不繫晉者莊二十二年注云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此以名通故不繫晉也十年戍鄭虎牢繫於鄭者傳曰非鄭地也言將歸焉彼為將歸鄭而繫之鄭也或當虎牢雖已屬晉晉人新得不為已有故不繫晉也

六牛云匹猶風云潤酒云食馬云造

司馬法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而名牛曰匹幷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

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

七

櫬棺水兕革棺杝梓之制

四年注云櫬親身棺也以親近其身故以櫬為名焉禮記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官一杝棺一梓棺二鄭玄云杝椴也所謂椑棺也梓棺二所謂屬與大棺也記文從内向外水兕革棺最近尸也次椑以椴為之次屬與大棺乃以梓為之

八頌琴猶言雅琴

頌琴者詩為樂章琴瑟必以歌詩詩有雅頌故以頌為琴名猶如言雅琴也槻琴同文知皆欲以送終

九齊遣宗婦越疆送魯葬非禮

莊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覿用幣者宗婦是同姓大夫之婦知此宗婦亦是檀弓云婦人不越疆而弔人是越疆送葬非禮也世族譜不知萊國之姓齊侯召萊子者不為其姓姜也以其比鄰小國意陵蔑之故召之欲使從

送諸姜宗婦來向魯耳萊子以其輕侮故不肯會

十　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

說文云鳥之短尾者總名為佳佳在木上為集集是鳥止之名矢有羽似鳥故亦稱集也楚君被射目者非是為異人也任此患者為寡人

十一　鄭子罕當國謂以君㷀攝君事

禮君㷀聽於冢宰不須攝行君事此令子罕當國者鄭國間於晉楚國家多難喪代之際或致傾危益成公顧

命使之當國非常法也子駟為政已是正卿知當國者為攝君事矣沈氏云魯襄四歲國家無虞今僖公年雖長大為偪於晉楚故令子罕當國也

十二 未葬未免喪故云官命未改

先君既葬嗣君正位乃得建官命臣十六年晉侯改服修官是其事也先君未葬皆因舊事不得建官命臣故云官命未改庶事悉皆未改不可即違先君言此者不用從晉之意故也

十三　諸侯盟王人若王使之盟則無譏

諸侯不得盟天子之臣天子之臣不得與諸侯聚盟盟則加以貶責僖二十九年翟泉之盟貶王子虎稱人是其事也僖八年洮之盟王人在列傳曰謀王室也諸侯共謀王室不譏王人在盟是由襄王新立命遣與盟故耳此盟單子在列於經亦無譏文靈王以往年新立明是王新即位使王官之伯出與諸侯結盟以安王室故無所譏與洮之盟同也釋例曰未有臣而盟君臣而盟

君是子可盟父故春秋王世子以下會諸侯者皆同會而不同盟洮之盟王室有子帶之難襄王懼不得立告難於齊遣王人與諸侯盟故傳釋之曰謀王室以明王勑其來盟非諸侯所敢與也踐土之盟王子虎臨諸侯而不與同歃故經但列諸侯而傳具載其實此實聖賢之垂意以為將來之永法也一年之間諸侯輯睦翼戴天子而翟泉之盟子虎在列君子以為非天子之命虧上下常節故不存魯侯而人子虎以示篤戒也今雞澤

之會單子與盟亦王所命也杜言王使盟者傳無其文正以經無貶責知是命使盟也

十四　吳為組甲被練以伐吳

賈逵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為固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甲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馬融云組甲以組為甲裏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為甲裏卑者所服然則練以綴甲何以謂之被也又組是縧繩不可以為

衣服安得以為甲裏杜言組甲漆甲成組文今時漆甲有為文者被練文不言甲必非甲名被是被覆衣著之名故以為練袍被於身上雖並無明證而杜要愜人情

十五 舉其偏謂軍師屬已者

偏者半廂之名故傳多云東偏西偏軍師屬已分之別行謂之偏師傳云彘子以偏師陷是偏為廂屬之名也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職屬祁奚復舉其子是舉其偏屬也

十六戮有徇非徒殺之抶以徇亦稱戮

魏絳戮其僕正義曰以車亂行是御者之罪故戮其僕也周禮司寇之屬有掌戮之官鄭玄云戮猶辱也既斬殺又辱之其職云掌斬殺賊諜而膊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鄭玄云膊謂去衣磔之焚燒也辜謂磔之踣僵尸也肆猶申也陳也彼膊焚辜肆皆謂陳以示人然則此言戮者非徒殺之而已乃殺之以徇諸軍昭四年楚戮慶封負之斧

鉞以徇於諸侯先徇乃殺之也成二年韓獻子既斬人郤子使速以徇是殺之而後徇也此戮即彼徇之謂也文十年楚申舟扶宋公之僕以徇或曰國君不可戮也彼扶以徇亦稱為戮下云至於用鉞當是殺之乃以徇也

十七　魏絳犨之子世家為犨孫

世族譜魏顆魏絳俱是魏犨之子顆長生頡則絳是頡之叔父顆別為令狐氏絳為魏氏益顆長而庶絳幼而

適故也魏世家武子生悼子悼子生絳則絳是犨孫計其年世孫應是也先儒悉皆不然未知何故

十八杜言妾母得為夫人成風定姒無譏

四年注成公至杞姓正義曰二年齊姜薨葬者是成公夫人故此為成公之妾也據傳匠慶之言知是襄公之母以子既為君故得稱夫人而言薨謚法純行不爽曰定舊說妾子為君其母不得成為夫人故杜詳言之於例赴同稱薨也祔姑稱小君也反哭成喪書葬也今定

姒氏三禮皆具薨葬備文皆以正夫人之禮者由母以子貴故也釋例曰凡妾子為君其母猶為夫人雖先君不命其母母以子貴其適夫人薨則尊得加於臣子而内外之禮皆如夫人矣禮公子為其母練冠縓緣既葬除之及其嗣位為君非復公子適母薨則申其母尊而先儒同之公子亦謬矣是杜言妾母得為夫人之意也季孫初議欲不成定姒之喪匠慶以君長懼之乃略取季孫之木君子謂之多行無禮是知妾母成尊是為正法

但尊無二上哀姜既薨成風乃正出姜既出敬嬴乃正齊姜既薨定姒乃正襄公一世無娶夫人之文故齊歸得正也鄭玄以為正夫人以有罪廢妾母得成為夫人也哀姜雖被齊殺僖公請而葬之案經薨葬備文安得以罪黜也又齊姜非以罪黜定姒薨葬成尊成風定姒並無譏文知其法得成

十九軍禮不伐喪

十九年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曰聞喪而

還禮也是軍禮不伐喪

二十金奏謂先擊鍾

奏謂作樂也作樂先擊鍾鍾是金也故稱金奏周禮鍾師掌金奏鄭玄云金奏擊金以為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鎛也又燕禮注云以鍾鎛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

二十一肆夏文王鹿鳴皆言三

此傳直言肆夏之三不辨其三之名魯語同說此事而云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綿

則兩君相見之樂也文王之三蓋文王大明綿以文王為首幷取其次二篇以為三則知肆夏之三以肆夏為首亦幷取其次二夏以為三也且下云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三者皆名為夏知是其次二夏幷肆夏為三也周禮謂之肆昭納魯語謂之繁遏渠故杜以為每夏而有二名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先儒所說義多不同周禮注載杜子春云肆夏與文王鹿鳴俱稱三謂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吕叔玉云肆夏

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謂王位也故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禄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禄來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鄭玄云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數家之説各以意言經典散亡無以取正劉炫云杜

為此解頗允三夏之名而分字配篇不甚愜當何則文王之三即文王是其一大明綿是其二鹿鳴之三則鹿鳴是其一四牡皇皇者華是其二然則肆夏之三亦當肆夏是其一樊遏渠是其二安得復以樊為肆夏之别名也若樊即是肆夏何須重舉二名雖恥習前蹤亦未踰先哲今删定知不然者以此文云肆夏之三是自肆夏以下有三故為韶夏納夏凡為三夏但此三夏各有别名故國語謂之繁遏渠是一字以當一夏若國語直

云金奏繁遏渠則三夏之名没而不顯故於繁字之上特以肆夏冠之云肆夏繁繁即是肆夏明遏是韶夏渠是納夏也國語舉其難明以㑹左氏三夏之義劉不曉杜之深意遂欲妄從先儒先儒之說何所凴準先儒以樊遏二字共為執競以渠之一字獨為思文分字既無定限文句多少任意則杜以樊共肆夏為句何為不可

二十二 牧伯命數雖異皆云侯

牧是州長伯是二伯雖命數不同俱是諸侯之長也元

長也謂之長侯明是牧伯

二十三 歌詩燕享及升笙間合之節

肆夏既亡不知其篇之義故惟取詩意以解文王鹿鳴耳詩是樂章樂歌詩篇聖王因其尊卑定其差等詩有四始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鄭玄以肆夏為頌之族類其差與頌同矣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則於其餘諸侯不得用肆夏矣當歌文王與兩君相見同也然則兩元侯相見與天子之享禮同亦歌肆夏之類仲尼燕居兩

君相見升歌清廟謂元侯也不歌肆夏辟天子也諸侯來朝乃歌文王遣臣來聘必不得同矣當歌鹿鳴也傳言文王兩君相見之樂則其臣來聘不得與其君同亦當歌鹿鳴也燕禮雖以巳臣為主兼燕四方之賓其樂歌鹿鳴是其定差也燕禮升歌訖乃為笙歌三篇堂下吹笙以播詩也笙歌訖乃為間歌六篇堂上歌一篇堂下吹一篇相間代也故燕禮云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是也間歌訖遂

合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合樂謂堂上堂下合作樂也鄉樂者風詩也燕禮歌小雅而合鄉樂以合卑於歌一等則知諸所歌者其合樂用詩皆卑於升歌一等故鄭玄詩譜云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合文王於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其羣臣乃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笙間所用則鄭玄云未聞也燕禮升歌小雅笙歌間歌亦用小雅則笙間用詩與升歌差同而云未

聞者升歌合樂其用風雅皆用發首二篇笙用南陔間用魚麗不復更用其首篇末聞者未知其用何篇也此傳言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則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亦謂享也雖不言燕燕亦當然此傳晉侯享穆叔為歌鹿鳴穆叔以己所當得三拜而受燕禮也工歌鹿鳴則是享燕同樂明享之與燕用樂各自同矣若然肆夏之為樂章樂之最尊者兩君相見猶尚不得用之而燕禮者諸侯燕己羣臣之禮而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

肆夏鄭玄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者則奏此樂所以得用之者彼謂納賔之樂郊特牲云賔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鄭玄云賔朝聘者是朝賔聘客俱得用之與此升歌異也

二十四 鹿鳴燕已臣若燕聘客惟君迎異

詩序言鹿鳴燕羣臣嘉賔正謂燕已之臣以已臣為嘉賔耳叔孫以晉歌此篇者以已為嘉賔故拜受之也燕禮記云若與四方之賔燕則公迎之於大門内鄭玄云

四方之賔謂來聘者也是燕聘客惟君迎為異餘悉與已臣同也

二十五 詢度諏謀幷咨為五善又云六德

臣獲五善敢不重拜與詩本意異也忠信為周魯語文也爰於也若遇忠信之人於是訪問詢度諏謀等四事也魯語云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魯語言此四事惟咨親為詢與此文同其餘咨材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三者與此皆

異韋昭改從此傳注云材材當為事事當為難孔晁注云材謂政幹也教之咨人即得一善故并咨為五魯語云君貺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孔晁云既有五善又自謂無及成為六德

春秋左傳要義卷三十

春秋左傳要義卷三十一

宋　魏了翁　撰

襄公四年下

一君夫人生已有櫬定姒賤素無器備

櫬者親身之棺初死即當有之將葬以殯過廟葬訖乃為虞祭今定姒初薨匠慶以君長懼之乃始作櫬知此是季孫以定姒本賤素無器備議其喪制欲如此耳非

是終久遂無之也檀弓曰君即位而為椑夫人尊與君同亦當生已有櫬今議欲不為是素無器備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士喪禮朝而遂葬與記正同知周法不殯于廟而此及僖八年傳皆云不殯于廟以為非禮知其將葬之時不以殯過廟耳非是殯尸於廟中也

二季孫使略木為櫬匠慶略之蒲圃

詩云九月築場圃毛傳云春夏為圃秋冬為場樹菜蔬為圃治禾黍為場場圃同地耳故杜以場明圃圃名蒲

也櫝是為櫬之木知季孫樹之欲自為櫬也不以道取為略今律略人略賣人是也季孫言略令匠慶略他木也官非無木可用意欲不成其喪請木不順其意怒慶此請令略木為之也匠慶又忿季孫未必無木可用故取季孫之櫝其意言遣我略人我止略女季孫令之為略匠慶奉命而略雖自被略不得止之怨謂之禦御即禦也故訓為止季孫本議欲無櫬不虞今傳唯言取木為櫬而已尚不知得殯廟虞祭以否不虞即是不反哭

不反哭則不得書葬今定姒薨葬備文則因匠慶之言遂得每事成禮是故經無異文

三

齊宋請邾滕為附庸今魯請鄫

附庸附大國耳鄫乃子爵而欲得屬魯者春秋之世小國不能自通多附於大國二十七年齊人請邾宋人請滕邾滕猶附人況鄫又小也故杜譬之如須句顓臾之比須句亦子爵使助魯出貢賦耳時公年七歲未能自謀葢國内共為此計使相者代公言之

四 據此太康少康尚有百載與史記少異

夏本紀禹生啓啓生太康是禹孫也為羿所距書序云太康失邦是為淫放失國也本紀又云太康崩弟仲康立尚書胤征云惟仲康肇位四海孔安國云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為天子則仲康羿之所立但羿據其權仲康不能除去之耳哀元年傳稱有過澆殺斟灌以滅后相相依斟灌故澆滅之是相立為天子乃出依斟灌則相之立也益亦羿立之矣此傳言羿代夏政云不修

民事寒浞殺羿言取其國家則羿必自立為天子也當是逐出后相羿乃自立相依斟灌斟尋夏祚猶尚未滅蓋與羿並稱王也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已長大自能用師始滅后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又年長已堪誘豷方始滅浞而立少長計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尚有百載乃滅有窮據此傳文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說之疎也

五

殺夷羿滅寒浞立少康

孔安國云羿諸侯名杜云有窮君之號則與孔不同也羿善射論語文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為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彈日烏焉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也言雖不經難以取信要言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此羿名為何也寒

是國名伯明寒君之名此傳再言夷羿故以夷為氏也家衆謂羿之家衆人反羿以從浞為浞而殺羿也孟子云殺羿者逢蒙樵燭既燒之餘名之曰燼二國之燼謂澆之所殺死亡之餘遺脫之民也思報父兄之讎故靡得収而用之有窮遂亡謂浞亡也武羅伯因熊髠尨圉本羿棄之浞亦不用失人是國之大患故言之以規悼公也

六　文王天命未改未得命百官故為武王

晉語稱文王訪於辛尹賈逵以為辛甲尹佚則辛甲文王之臣而下及武王但文王之時天命未改未得命百官官箴王闕故以為武王時太史

七

百官箴王闕如揚雄崔駰等皆倣為之

闕謂過失也太史號令百官每官各為箴辭以戒王若箴之療疾故名箴焉言官箴者各以其官所掌而為箴辭虞人掌獵故以獵為箴也漢成帝時揚雄愛虞箴遂依倣之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後亡失九篇後漢崔駰

駰子瑗瑗子寔世補其闕及臨邑侯劉騊駼大傅胡廣各有所增凡四十八篇廣乃次而題之署曰百官箴皆倣此虞箴為之

八 王有稱帝帝有稱王

後人之稱先代或以王言帝或以帝言王史記於夏殷諸王皆稱為帝此羿簒立為王故以帝稱焉

九 夷狄荐居謂逐水草

釋言云荐再也孫炎曰荐草生之再也即荐是聚也服

處云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劉炫案莊子云麋鹿食荐即荐是草也服言是

十猶今俗語云委頓

注頓壞也正義曰頓謂挫傷折壞今俗語云委頓是也

十一魯人避陳子游父諱改潘為番音皮

注番縣正義曰魯國地理志曰番讀如藩屏之藩言魯國南藩也汝南陳子游為魯相子游者藩之子也國人避諱遂改皮音而為番字因而不改見白褒魯國記

十二　杜取鄭衆麻髮相半釋髽不從玄

髽之刑制禮無明文先世儒者各以意說鄭衆以為枲麻與髮相半結之馬融以為屈布為巾高四寸著於額上鄭玄以為去纚而紒案檀弓記稱南宫縚之妻孔子之兄女也縚母喪孔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鄭玄云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若布高四寸則有定制何當慮其從從扈扈而誨之哉如鄭玄去纚而空露其紒則髮上本無服矣喪服女子在室為父髽衰

三年空露紒髮安得與哀共文而謂之髽哀也魯人逆喪皆髽豈直露紒迎喪哉凶服以麻表髽字從髟是髮之服也杜以鄭衆為長故用其說言麻髮合結亦當麻髮半也於時魯師大敗遭喪者多婦人迎子迎夫不能備其凶服惟髽而已同路迎喪以髽相弔傳言魯於是始髽者自此以後遂以髽為弔服雖有吉者亦髽以弔人檀弓曰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鄭玄云時家家有喪髽而相弔知於是始髽者始用髽相弔

也髽者依喪服婦人為斬衰三年者髽故喪服云女子子在室箭笄髽衰三年是也其齊衰期亦髽故檀弓云南宫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是也其婦人弔服則鄭注檀弓云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皆吉笄無首素總也

十三會吳于善道租鐘離公羊為外吳

五年注魯衛至地闕正義曰諸言及者皆魯君命之使與彼行故稱及彼此傳稱晉將為吳合諸侯使魯衛先

會之魯衛俱受命於晉非是魯君命蔑使與林父會吳故不言及也下文戚之會序吳於列書公會晉侯云云吳人鄫人于戚此不序吳於林父之下而別云會吳者為吳人先在善道蔑與林父往彼會之故云會吳也十年會吳於祖成十五年會吳於鍾離皆是吳在彼地往彼會之故殊會吳也公羊以為外吳言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故殊會以外之左氏無此義

十四楚人討陳叛故由令尹子辛貪欲

釋例曰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明法示教以肅大臣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而擁其罪人以興兵致討暴師經年加禮於陳陳恨彌篤乃愠而歸罪子辛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為失其節故君子論之以為不刑君子此言止為殺公子申與壬夫二人而已此注又兼言殺子反者傳言已則無信尤共王也背盟而敗于鄢陵及殺子反皆是共王無信之事故追言之

十五 虞書成允成功傳為夏書杜為逸書

成允成功此虞書大禹謨之文禹是夏王故傳稱夏書杜不見古文故稱逸書

十六 君臨大夫喪位在阼階西鄉

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君升自阼階西鄉以君臨士喪西鄉知臨大夫之喪即位于

序端者亦西鄉也

十七杞桓公與成公同盟故赴以名

釋例曰杞伯姑容未與襄同盟而事逮其父用同盟之禮益繼好之義也嫌於赴非所盟之君故傳曰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十八華與樂相優謂爲調戲

二十八年傳稱慶氏之徒觀優至于魚里是優爲戲名也晉語有優施史記滑稽傳有優孟優旃皆善爲優遂

以優著名是優為調戲也

十九向戌薳華臣子罕善樂轡忍忿求安

服虔云言子罕不阿同族亦逐樂轡以正國法忠之至也及樂轡射其門畏從華弱之罰復善樂轡如初是為茹柔吐剛喪其志矣傳故舉之明春秋之義善惡俱見杜以春秋之世君弱臣強莫不薳失掩罪以相忍為國向戌欲薳華臣子罕不忍樂轡皆忍忿求安之事不足以為大尤

二十 季武子代父為卿見大國

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傳曰告為政而來見也大國政卿尚來見小國知此傳言見者是始代父為正卿往見於大國也

二十一 傳堞為埤謂周城為土山及女牆

兵書攻城有為埤之法宣十五年公羊傳曰子反乘埤而窺宋城是埤為土山使高與城等而攻之也言環城是環遶其城知周匝其城為土山也

二十二 遷萊君寄居于小邾

遷萊于郳正義曰郳即小邾也二年傳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小邾附屬於齊故滅萊國而遷其君於小邾使之寄居以終身也

二十三 啟蟄而郊今卜春分後太晚

周禮大宰職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然則將祭十日之前預卜之益一旬一卜也例稱啟蟄而郊建寅之月也此四月三卜益三月二卜四月又一卜也

春分之前猶是啓蟄節内於法仍可以郊據傳獻子之言三卜在春分之後則初卜即已大晚故三卜而涉於春分也牛已稱牲是既卜日矣牲既成矣而又卜郊與僖同譏

二十四 祭祀不祈而以祭獲福故云祈農

案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止云配而祀之不言祈農也郊特牲說郊天之

義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宣三年公羊傳曰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内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何休云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據此諸文則郊祭天者為物本於天故祭天以報本神必須配故推祖以配天止報生成之恩非求未來之福此傳專言郊祀后稷主為祈農事者斯有旨矣祭祀者為報已

往非求將來之福也但祭為明神所享將以將來致福將來而獲多福乃由祭以得之禮器稱君子曰祭祀不祈祭者意雖不祈其實福以祭降以祭獲福即祈之義也宗廟之祭緣生事死盡其孝順之心非求耕稼之利少牢饋食者大夫之祭禮也其祭之末尸嘏主人使女受福於天宜稼于田彼豈為田而祭哉神以宜田福之耳郊天之義亦由是也神以人為主人以穀為命人以精意事天天以宜稼祐人以此謂之祈農本意非祈農

也詩噫嘻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禮仲春之月月令曰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即是郊天之祭也其下即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是郊而後耕也獻子此言正與禮合孝經止言尊嚴其父主述孝子之志本意不說郊天之祭無由得有祈穀之言何休膏肓執彼難此追而想之亦可以歎息也

二十五　啓蟄建寅中氣耕記春分

釋例曰歷法正月節立春啓蟄為中氣二月節驚蟄春

分為中氣是啓蟄為夏正建寅之月中氣也月令祈穀之後即擇日而耕初耕亦在正月傳言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是此卜之時已涉春分之節時過不復可郊故言耕謂春分指釋獻子言耕是春分之節不謂春分始可耕也釋例又曰僖公襄公夏四月卜郊但譏其非所宜卜不譏其四月不可郊也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耕謂春分也言得啓蟄即當卜郊不得過春分也是言此卜在春分之後故獻子譏之據傳獻子此言郊

天之禮必用周之三月而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此與禮記俱稱獻子二文不同必有一謬禮記後人所録左傳當得其真若七月而禘獻子為之則當獻子之時應有七月禘者烝嘗過則書禘過亦宜書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也足知禮記之言非獻子矣

二十六　穆子引行露言非才不可居位

詩國風召南行露之首章也言人行者豈不欲早夜而行乎謂早夜而行則多露濡己義取非禮不可以妄行穆子引之言非其才不可以妄居官位

二十七　穆子釋靖共正直之義

詩小雅小明之篇言人能安靖共敬以居爾之職位愛好正直之人與之共處於朝則神明聽順之當助女以大福也既引詩文又述其意能憂念下民是為德也正直己心是為正也能以己正正人之曲是為直也此德

也正也直也三者和備是為仁也人能如是則神明聽順之大福降與之

二十八 禮登階臣後君一等

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内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納賓賓又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鄭玄云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言君先升二等然後臣始升一等是禮登階臣當後君一等

二十九 穆叔釋退食委蛇之詩

羔羊之篇言大夫賢者退朝而食從公門入私門委蛇委蛇然委蛇順從之貌詩之此意謂順者也今孫子為臣而君自處是横不順道以横道而為委蛇其人必將毁折不得終其職位

三十晉悼復霸故魯公稟朝聘之數

昭三年鄭子太叔云文襄之霸也令諸侯三歳而聘五歳而朝自襄以後晉德少衰諸侯朝聘無復定凖今晉悼復修霸業更合諸侯故公朝晉而稟其多少多少傳

亦無文據子大叔之言不說悼公之法而遠陳文襄之今則悼公此命還同文襄耳非復別制法也

三十一　晉八卿和睦

八卿和睦正義曰八卿者據九年傳荀罃將中軍士匄佐之荀偃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士魴佐之趙武將新軍魏絳佐之

三十二　甯俞不敢受彤弓范匄受之為知禮

文四年甯俞來聘為賦彤弓甯俞不敢當此賦彤弓而

宣子受之故解其意彼以彤弓當甯俞故甯俞不敢受此賦彤弓其義在於晉君非當范匄故范匄受之而知為知禮也

春秋左傳要義卷三十一

寶慶間朱端常劾魏了翁欺世盜名之謗詔降三官靖州居住時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笈從學乃著九經要義訂定精密俱先儒所未論及者惜宋末權奸擾亂以禮樂經術為緩事鏤帙不全後世無原本可傳雖有好古勤學之士搆之名山石室即殘編斷簡手錄珍藏如白璧夜光不輕示人今甘泉先生有了翁所著春秋要義三十一卷藏之懷古閣中出以示予捧讀三日方畢卷因識數言於後時萬歷戊申中秋後三日龍池

山樵彭年